業哨

以卦言之則初九以震在下故動而未進有盤桓之
象以義言之則聖人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稱
盤桓焉天地之解萬物也以雷雨雷雨之動或退而
驟則不能終朝而其科不盈然則康屯之所主以其
動盤桓者亦猶震動之隱雨施之祁祁上下无常則
為有邪之嫌今初九盤桓則亦有蹢躅之嫌焉其以
剛動而志行正地者非蹢躅之比也民非后罔克胥
匡以生方屯之時上之分屯亂而罔克胥匡以生則

人求主之時也而初九能以貴下賤則民之歸之猶
水就下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在於應五者乘馬而欲行難在於迫也故班如而
有待二欲應五而初九為寇者也而初九
之情求合而已故曰匪寇婚媾夫婚媾者人之至情
初九以婚媾求二而已以女子柔弱之才能不字者

愈也其稱君子也以謂體決躁之性居動之極此以
六居三非守常者非君子不能舍也不舍而往則雖
君子不能无吝窮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臣之於君聘而後往往而有婚媾相親有婚媾之道焉六四
雖體趨下之性然柔而正也故乘馬班如待求而後
往求而後往則去就之義明矣蓋求而不往謂之固
不求而往謂之躁非所謂明也且求而不往則利止

樂是以知其及民也蓋中正盛德九五尊位故能需於天下之求无不厭足其分傳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置鐏焉蓋需于酒食之謂也酒以合歡所謂孫者得需於酒之道而已食以致養所謂由頤者得需于食之道而已非尊位大中弗能兼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六四非衆剛之主也剛來而柜之故出自穴上六衆

剛之主也剛來而受之故入於穴窴有服意客則適道也乾剛上進非窴也客而已苟以敬待之則終吉豈至於大失也九三雖寇至猶以敬慎而待之而得不敗況三陽為客非寇乎以敬得吉宜矣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中而應乎乾文明以健同人之才既成則取天與火為象焉離為火亦為日有取火而不取于日則錯行非同人之義故也作事謀始所以致無訟之道也始乎治猶卒乎亂況始之不謀而求其終之無訟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彼險而此健所以為訟如彼險而此以柔也且在訟初則雖不能无訟亦不永所事小有言而已其有言

也乃六四以剛犯初而其曲在四其辨自明是以終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下宜聽上而不可以訟上自下訟上則犯義矣宜其不克也二為主于內而二陰附之三百戶之邑也往訟不克乃歸而有其邑則眚且至矣何則下之所以敢訟上者以附之者衆也往訟不克復歸而有其輔

已之衆則上之勢求艾必求其根穴而窮剔之矣故必逃其固有存之邑不敢據而後无眚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德也者保其所有而已六三之食舊德是也謂之德者以心不能不得故思從上以保之也夫失得勿恤則往吉无不利今心得其舊德而思保之則從上而已非所謂從道不從君也故曰或從王事无成

建中則不可拔守正則不可撓有欲拔其所建而撓
其所守則大人有所不受而訟矣以脂常從人趨取
无訟茲固足以示謹然中不得建而拔正不得守而
撓則吾之大節喪焉何元吉之得乎此大人所以有
訟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
敬也

好遠而尚隣固足以獲人之與然其與之者非剛而

處則可以无咎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行險而順則雖毒天下而民從之六五體順故田有禽天子討而不伐故利執言則師出有名矣執言以討則有奉吾辭以往者長子可也弟子凶也長子一人則弟子者衆故也長子謂九二弟子謂六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其人可比而不比則為失人其人不可比而比之則為失已九五有剛中之德其人可比而六二能比之雖離内而比外舍近而取遠不為自失矣故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惡木垂陰志士猶不息也況匪其人而比之乎匪其人而比之相推入禍門也

以能使五陰皆比而為顯比也傳曰使天下莫不順比服從文王之事也王者所以使天下順比服從豈若四面之羅使民不得遁而致此哉亦用三驅舍逆取順而已惟舍逆取順是以失前禽也禽有可捨之道而失之非不能也舍逆取順而已邑之寡弱且不誠而安則其安可知矣此不寧之方所以來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聖人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既以為一家矣

而上六後焉是後夫其可後乎既以為一人矣而上六乘焉是无首其可无乎夫猶可後首不可无蓋彖者言乎其象者也言象而无其形故以其函之綴而未及于身者言之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臣畜君也臣之畜君不得位則勢不得行上下

不應則衆莫能助蓋位不在極而匡弼不當諫而輒諫之則為犯分故不得位則不可畜也一齊人赦之衆楚人咻之則齊語不可得故上下不應不可畜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為小畜者如此而已柔者六四之材也才雖柔而其動剛健不剛健則脂韋從上而已非所以為畜也然健而不巽剛而過中則有犯上之事而志不行志不行而不可謂亨也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也君臻言而善足也非和也獻可

替否其和也故畜若和為有雨之象雨者陰陽和也
然猶密雲而不雨者以六四陰雖盛多而交際未及
中故也自我西郊者以六居而求離其所故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臣畜君其勢為難可以暴為之乎巽為之畜矣苟
子曰若養赤子若養餧人言不可以暴為也故君子
於小畜懿文德而已懿言浸以光大不為暴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引其君當於道者臣之職然而彰其引之之迹則有掠美之嫌不如勿彰之為義也今曰吉引君之迹不彰故也夫君唱而臣和君行而臣隨君臣之義也今引其君使復則君臣之義不為无傷惟不見所以引之迹是以於君臣之義无傷而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適堯舜文王者為他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正他之間不知謹則舍正而適他矣乃挽而回之不至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交如者兩相交也攣如則衆矣故富以其鄰鄰亦衆意也蓋以臣畜君非合衆力不能故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富臣得君也澤加於民而可大之業成焉是所以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畜道成之時也故言既處者畜成而功已濟也

也聖人之所謂說者非務可人心而為柔從也以卦
考之聖人之所謂說者剛中而柔外所謂內直而外
曲者也其說不如是則為顛為躓為傾為失何能亨
哉在下以柔履正則和說而能以履位矣上雖宜以
剛健然不可過而恃乎已當以中正而符乎剛柔之
節也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九四以柔麗乎中正
故亨剛以中順為節則小人不得為之疾矣小人之
於人猶耳之有充目之有瞖雖有光明之資亦為之

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也

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大者來而伸則天下浸以昌小者來而伸則天下浸以微所以成否泰在大者小者相與往來之間而已小者往而後大者來猶遏惡而揚善也在天而為盈虛消息在人而為興衰治亂不離一氣陶運之間而已故言天地交又言上下交上下交以人事言也天地交而其氣通然後萬物通焉

滋于上則萬物成故知內陽而外陰言萬物之所以
通也內健然後能用君子不如是則浩然有歸志豈
能奪其志與同哉故知內健而外順言其志之所以
同也內健而外順則君子內矣君子內則小人外故
先言內君子而後言外小人舜選於衆舉皐陶而後
不仁者遠此內君子而外小人之序也內君子故君
子道長外小人故小人道消長如草木之長不見其
益而久之則大矣消如氷雪之消不見其損少頃則

亡矣此聖人所以慎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天地之道不必寒暑之運也凡為盈虛於一體之中
者即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宜不必百物之成也凡為
儀則於一性之內者即天地之宜也凡為盈虛于一
體之中者聖人裁成之不使其過所以不乘其委和
凡為儀則於一性之內者聖人輔相之所以不悖乎

其茹舉君子以類進之象也君子以類進則協衆力以御神器合衆智以經國體而天下安乎泰矣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荒者行不治者也蒙者才不明者也治蒙之所先者行而不責才故曰包荒何則跋跆之士聖人猶將御之以為用故也夫事君以身不若事君以人然天下之人行治而才中者豈易得哉行不治而荒者包之

而不遺才不中而馮河者用之而不舍則行治而才中斯焉然來矣包荒用馮河而又不遺遠不昵遍此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也孔子得顏淵而門人益親為天下者亦必得人如顏淵者為之和集君子而附之然後天下可為也其人則九二是也未仕則欲彙征故於初九言之已仕則欲朋亡故於九二言之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九四才有餘而位近君可以行其志之時也然否之時小者常擅命矣五方休否則不可以无命而行无命而行則是小者復擅命如否之時矣以此比乎休否之君則其身之不免況有社以及疇乎故有命然後无咎无咎然後疇離社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如休王之休休否則復王而為泰矣非以其道御

者也孰能使人之休王係乎我哉故曰休否大人吉
雖然休王之理相為倚伏豈可遇其存以為亡哉惟
不忘亡乃所以存而不亡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位正當也以謂雖有大人之才非得大中至正
之位則亦不能有為而休否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滿而必傾者物之理也夫否匪則其傾亦匪人也君
子宜先憂喜于其間矣然死否則君子不與執御同